



# 世界文學名著

## 兩個伊凡的故事

郭歌爾著

侍桁譯

HOW TWO IVANS  
QUARRELLED

By  
N. V. GOGOL

Translated by  
SHIH HENG

中華民國二十三年四月初版

(二六四九)

世界文學名著 兩個伊凡的故事 一冊

How Two Ivans Quarrelled

每冊定價大洋叁角

外埠酌加運費匯費

原著者 N. V. Gogol

譯述者 侍 桁

發行人 王 雲 五  
上海河南路

印刷所 商務印書館  
上海河南路

發行所 商務印書館  
上海及各埠

\*\*\*\*\*  
版 翻  
權 印  
所 必  
有 究  
\*\*\*\*\*

(本書校對者湯蔭人)

# 兩個伊凡的故事

## 第一章

伊凡·伊凡諾維奇與伊凡·尼基佛羅維奇

伊凡·伊凡諾維奇還有一件精美的皮馬褂，真漂亮！那是多麼好的羊皮呀！鬼東西，多麼好的羊皮呀！紫灰色上邊發着一層光！我和你打什麼賭都可以，沒有人能夠得到像那樣的一件東西！你只要看一看吧——特別是當他站着同旁人談話的時候——從斜處看，多麼使人快活呀！尋不出恰當的字眼可以形容它了。軟軟的，銀色，火熱的，恩惠的主啊！奇蹟的使者，尼格拉義呀，聖徒啊！爲什麼我沒有像那樣的一件皮馬褂呢！他在阿加費亞·費多希葉烏哪到基葉夫之前作

成的。你知道阿加費亞·費多希葉烏哪吧？他曾打掉了收稅官的耳朵。

伊凡·伊凡諾微遲是一個優秀的人！在米爾戈羅他是有多麼好的一所房子啊！四面環着它有支着檉木柱的圍廊，而且在圍廊下每一處都有坐位。天氣太熱了的時候，伊凡·伊凡諾微遲便拋掉他的馬褂和袍子，身上只穿着汗衫，休息在圍廊下，看着街上和庭院中的一切事體。就在他的窗戶下，他是有多麼好的蘋果樹和梨樹啊！只要你打開了窗戶——樹枝盡量地穿進了屋中。房子的前面便完全是這樣；但是你還要看一看在房後的花園裏他是有什麼東西！那裏還沒有什麼呢？梅子，白色和黑色的櫻桃，各式各樣的菜蔬，向日葵，胡瓜，西瓜，豌豆甚至有打穀場和一個鐵場。

伊凡·伊凡諾微遲是一個優秀的人！他是非常地喜歡西瓜；那是他的得意的食物。他每一吃完飯，便只穿着衫子走到環廊裏來，立刻吩咐加浦喀拿來兩個西瓜，用他自己的手把瓜切成片，用一張講究的紙包起瓜子來，於是便開始吃瓜了。這時他吩咐加浦喀把墨水壺拿來，用他自己的手在包着瓜子的紙上寫上題言：「此瓜吃於某某日。」假若恰巧有一位客人在那裏的

話，他便更寫上：「某某先生在座。」

前米爾戈羅的裁判官總是讚美地望着伊凡·伊凡諾微遲的房子。是的，那所小房子是非常地精緻。我更喜歡的是那建築在房子周圍的小屋和穀倉，所以假若你從遠處望去，除去一層高出一層的屋頂外，你便什麼都看不見的了，那極像是一盤子煎餅，或者甚至更像是長在樹上的菌蕈。而且所有的屋頂全都覆着藁草；一棵柳樹，一棵檉樹和兩棵蘋果樹，在它們的上面搭着它們的展開的樹枝。從樹木間那具有雕刻的刷白的窗扉的小窗戶窺探出來，而且甚至突向街道裏。

伊凡·伊凡諾微遲是一個優秀的人。波爾塔瓦的委員多羅施·塔拉梭維遲·普希哩遲，喀也是認識他的；而且每當那住在珂利貝爾達的主僧皮奧特爾神父有六七位客人的時候，他總說他不知道任何人是比伊凡·伊凡諾微遲更能履行一個基督教徒的責任以及怎樣生活。天哪，時間飛的多麼快呀！他已經作了十多年的餼夫。他沒有孩子。加浦喀是有孩子的，他們時常在庭院裏跑。伊凡·伊凡諾微遲總給他們每一個人一塊餅乾，一片西瓜，或是一個梨。他的

加浦喀收藏着廚櫃和倉室的鑰匙；但是他臥室中的大箱子和中間的廚櫃的鑰匙，伊凡·伊凡諾微遲自己收藏着，而且他不喜歡任何人走近了這幾件東西。加浦喀是一個強壯的女人，生着健康的腿肚子和纖美的雙頰，她時常穿着粗布的圍裙。

而且伊凡·伊凡諾微遲是一個多麼有信心的人哪！每一個星期日他穿上他的馬褂便到教堂去。當他走進教堂裏的時候，對着四面八方鞠躬，於是時常他自己加入歌隊裏唱出很好的低音的歌聲。禮拜做過了之後，伊凡·伊凡諾微遲若不在許多乞丐中轉一個圈子的話，他還不能就去的。假若他不是被他的內心的善良逼迫着，他也許無心去做這些討厭的事體的。「早晨好啊，可憐的婦人！」普通他是尋找出一個穿着最襤褸的衣服的跛脚的女乞丐，這樣對她講。「你從那裏來的呀，可憐的人！」

「我從一個小鄉村裏來的，善良的先生；我已經有三天沒有喝一滴水吃一塊麵包了；我自己的孩子們把我趕出來的。」

「可憐的人！你到這裏來做什麼呢？」

「囉，善良的先生，我是來討飯的，也許有人會給我一個銅板買些麵包吃。」

「哼！那麼我想你是要麵包的呀？」伊凡·伊凡諾微遲時常這樣的問。

「的確我是要麵包的！我是餓得像一隻狗似的了。」

「哼！」伊凡·伊凡諾微遲時常這樣的回答，「也許你也喜歡肉食吧？」

「當然的，老爺隨便給我什麼我都喜歡的。」

「哼！肉食是比麵包更好嗎？」

「一個飢餓的乞丐還有選擇的能力嗎？您無論恩惠給我什麼，當然那都是很好的。」這樣說着，時常那個老婦人便伸出她的手來了。

「囉，去吧，上帝保佑你，」伊凡·伊凡諾微遲說：「你停在這裏做什麼呢？我沒有打你吧，不是呀？」

於是對着第二個乞丐和第三個乞丐問過這同樣的問話之後，終歸他是轉回家裏去，或是同着他的隣人伊凡·尼基佛羅微遲去喝一杯燒酒，或是去看裁判官或警察長。

伊凡·伊凡諾微遲是非常喜歡有人送他禮物的，那麼只是一點的東西呢，他非常的喜歡這種事。

伊凡·尼基佛羅微遲也是一個很善良的人。他的花園就在伊凡·伊凡諾微遲的花園的次一個門。他們是世界從來沒有見過的那樣的好朋友。那位直到今天總是穿着藍光袖子的肉桂色的衣服，禮拜天總在裁判官家裏吃飯的普羅珂費葉微遲·戈羅浦慈，時常說伊凡·尼基佛羅微遲與伊凡·伊凡諾微遲是被惡魔用一條繩子繫在一起了；凡是有一個人去的地方那另外的一個也便露出頭來。

伊凡·尼基佛羅微遲永沒有結過婚。雖然人們時常說他就要結婚了，然而那是一件絕對的錯誤。我是和伊凡·尼基佛羅微遲很熟識的，我可以說他永沒有過一點點要結婚的想頭。所有的這些謠言都是從那裏跳出來的呀？——例如，時常有人傳說伊凡·尼基佛羅微遲是長着一個尾巴生下來的。但是這種捏造是怪誕的，同時聽着使人覺得不合理而厭棄，所以我想對於明白事體的讀者是沒有分辯的必要的，無疑地讀者們是知道除非妖魔是才長着尾巴，而且實



際上也有許多妖魔是不長尾巴的。

雖然他們倆的友誼很好，但是這兩位稀有的友人是一點都不相像。他們的性格最好是由比較而能夠被理解。伊凡·伊凡諾微遲具有一種以極端愉快的姿勢談話的天賦。天哪！他是多麼能夠講話呀！靜聽着他的談話，只能夠和這樣的感覺相比較，就好像有人梳着你的頭或是用手指滑過你的腳踵似的。一個人靜聽着而又靜聽着，於是垂下了他的頭。那是愉快的！非常地愉快！快像是洗過澡後的一次睡眠。而同時在另一方面，伊凡·尼基佛羅微遲是頗沈默的。但是他假若說出一句話來，你就小心着吧，那真是了不得的。他是比任何剃刀都刮人。伊凡·伊凡諾微遲是身長而單薄；伊凡·尼基佛羅微遲是稍短一些的，可是他可寬得多了。伊凡·伊凡諾微遲的腦袋是像一根垂着尾的茱萸似的；伊凡·尼基佛羅微遲的腦袋是像支撐着尾的茱萸似的。伊凡·伊凡諾微遲只是在正餐後穿着衫子躺在環廊裏；在晚間他穿上他的馬褂去到旁的地方去，不是到他供給麵粉的鎮上的店舖裏，便是到鄉間去捉鶉鳥。伊凡·尼基佛羅微遲是成天地躺在他的廊下，時常用太陽曬背——假若那一天並不很熱的話——他是無心到任何地方去。

的。假若偶然早晨有什麼事動了他的心，他將在庭院中走一走，看一看花園裏和家裏的一切事體，於是便又回來休息。從前他曾時常到伊凡·伊凡諾微遲的家裏去。伊凡·伊凡諾微遲是一個極其有教養的人，在紳士的會談中從來沒有說過一句不適當的話，而且他若聽見了這樣的話時立刻就要生氣的。伊凡·尼基佛羅微遲有些時候並不是這樣的慎重。那時伊凡·伊凡諾微遲時常從他的坐位站起來說道：「够了，够了，伊凡·尼基佛羅微遲；與其說這樣不敬虔的話，我們還是急忙走到太陽光下去吧。」假若有一個蒼蠅飛進了伊凡·尼基佛羅微遲的甜菜湯裏，他會是非常怒惱的；那時他是完全不能抑制他自己了——他將拋開了碟子，而他的管家是要捉到它的。伊凡·尼基佛羅微遲是極其喜歡洗澡，當他被水浮到頸部坐在水裏的時候，他吩咐家人把一個桌子和一個茶罐也放在水裏，他是非常地喜歡在這樣的清冷中飲茶的。伊凡·伊凡諾微遲每一個星期刮兩次鬍子；伊凡·尼基佛羅微遲只是一次。伊凡·伊凡諾微遲是非

常地好奇的。你絕對地不可以開始告訴他一件事而不把那件事講完了！假若他是不喜歡什麼事情的話，他讓你知道的。可是從伊凡·尼基佛羅微遲的臉上觀察出他是歡喜還是怒惱，那是

一件非常難的事情；就是假若他喜歡什麼事情的時候，他也不露在面上。伊凡·伊凡諾微遲的性格是一個稍膽小的。而反之伊凡·尼基佛羅微遲是穿着那麼肥大的褲子，若被風吹起來，你可以把庭院，以及它的倉庫和建築物放進他的褲子裏面。伊凡·伊凡諾微遲生有一對大而富於表情的黃褐色的眼睛，一隻嘴很像一個V字；伊凡·尼基佛羅微遲有一對小黃色的眼睛，完全埋在他的厚眉毛和肥胖的雙頰裏，那一個鼻子像是一個熟了的李子似的。假若伊凡·伊凡諾微遲請你聞鼻煙的話，他總先舐一舐鼻煙壺的蓋，於是在上邊用手指敲着，便要請你聞了，假若你是他的熟識的人，他將說：「我可以請求您不用客氣聞一聞麼，先生？」或者假若你是他的一個不熟識的人，他將說：「我可以請求您不用客氣聞一聞麼，先生，雖然我沒有榮幸知道您的名字，您的名親的名字，以及您禮拜級的名字。」

但是伊凡·尼基佛羅微遲是一直地把鼻煙壺放在你的手裏，只是說：「請不要客氣吧。」伊凡·伊凡諾微遲和伊凡·尼基佛羅微遲兩個人全都非常地厭惡跳蚤，所以伊凡·伊凡諾微遲和伊凡·尼基佛羅微遲每當一個猶太商人過來，總要從他的手裏買了種種殺蟲的藥，雖

然他們因為他信猶太人的信仰而恨恨地責罵他。無論如何，他們雖有種種的不同之點，伊凡·伊凡諾微遲和伊凡·尼基佛羅微遲兩個全是優秀的人。

## 第二章

從此章可以認識出伊凡·伊凡諾微遲的欲望的目的——此乃伊凡·伊凡諾微遲和伊凡·尼基佛羅微遲會話的主題——以及其欲望如何地終結

一天早晨——那是在七月裏——伊凡·伊凡諾微遲是正臥在他的環廊下。天是熱的，風是乾燥的，而且一陣一陣地吹來。伊凡·伊凡諾微遲已經到田地間去看過刈草的人和莊園了，凡是他遇到的農婦和農人他都已经尋問過了：他們是從那裏來，到那裏去，怎樣去，什麼時候去，為什麼去；他是非常地疲倦了，現在是躺下休息。當他躺下的時候，他向着倉庫，庭園，穀場，以及在庭園中跑着的鷄看了看，於是他自己便想：「善良的主啊，我是怎樣的一個管理者啊！這裏我有什麼東西還沒有得到呢？家禽，建築，倉庫，一切我所需要的，藥草和醬酒；我的果樹園裏的梨樹和

李樹；我的菜園裏的阿芙蓉，蔬菜和豌豆……還有什麼東西我沒有得到呢……我應當知道，知道我還沒有什麼東西？

在對他自己問過了這樣一個深沈的問題之後，伊凡·伊凡諾微遲沈思起來了；同時，他的眼睛是在找尋着一件新東西，便越過了伊凡·伊凡諾微遲庭院的籬笆牆，而無意地被一種奇異的景象捉住了。一個單薄的農婦正拿出了那存貯起來的沒有用的衣服，把它們掛在繩子上吹風。不久有一件磨光了的舊制服，在風中展着它的袖子，而包起了一件錦繡的上衣；其次，一件紳士的燕尾服，鈕扣上飾着羽毛，而且一個被蛾子咬了洞的領子露在後面；白色羊毛的褲子，上邊遮着污點，這件東西是一度會穿在伊凡·尼基佛羅微遲的腿上的，雖然現在連他的手指也包不過來了。在這些東西之後，像一個倒寫的V字形的另外的衣服是掛出來了，其次是一件黑藍色的哥薩克人的長袍子，這一件衣服是伊凡·尼基佛羅微遲在二十年前，當他要進國民軍而已經留起鬍子來的時候作了的。最後，簡單地說吧，展示出一把劍來，那看着像是直立在風中的狹葉子似的。於是那像是土耳其人穿的下衣似的裙子展動起來，顏色是草綠色，銅扣子大得

像五戈貝克的錢幣。從後面露出一件鑲着金邊的背心，前面張開得很寬。這件背心立刻便被那已故的祖母的舊圍裙遮蓋了，圍裙上的口袋，可以裝進一個西瓜去。所有的這些集在一起對於伊凡·伊凡諾微遲形成一種極有趣的展覽，同時陽光這裏那裏地照着藍色和綠色的袖子，紅色的衣面或是一塊金色的錦繡，或是陽光戲舞在劍頭上。使它變成一種非常特異的東西，這正好像是村中漫遊的流浪漢，當人們羣集過來看那戴着金冠的海羅德王和牽着羊的安東時所弄出的把戲似的。在這場景的後面，提琴鳴響着；一個吉浦希人鼓着嘴用他的手在唇上敲，同時太陽漸漸沈落下去，南方的夜的清冷偷偷地逼進了那位胖胖的村婦的肩與胸。

不久那位老婦人又從倉室裏露出頭來，抱怨着嘆息着曳出一架舊式的馬鞍和斷了的刺馬輪，破手鎗套以及那會刺過金的帶着銅盤的鞍褥。「她是一個傻婦人！」伊凡·伊凡諾微遲想，「其次他將把伊凡·尼基佛羅微遲都要曳出來過過風了！」

而且的確的伊凡·伊凡諾微遲的這種推測是完全地沒有錯誤。五分鐘後，伊凡·尼基佛羅微遲的南京布的褲子澎漲起來了，幾乎充滿了庭院一半。其後她又拿出了他的帽子和他的

鎗。

「這是什麼意思呢？」伊凡·伊凡諾微遲想。「我在伊凡·尼基佛羅微遲的家裏從來沒有見過一枝鎗的。他要它作什麼呢？他永沒有打過獵，可是他存着一枝鎗！他留着它有什麼用處呢？但那是一件很好的東西！我過去很久便想得到那樣的一枝鎗了。我極喜歡那枝好鎗的；我喜歡用一枝鎗娛樂自己。喂，婦人！」伊凡·伊凡諾微遲叫着，對她招呼。

那位老婦人走到籬笆牆邊。

「你在那裏拿的是什麼東西，老奶奶？」

「你自己看得見的——一枝鎗。」

「那一種的鎗？」

「誰知道是那一種啊！假若那是我的，我或者可以知道它是怎樣作成的。但它是我們的主人的。」

伊凡·伊凡諾微遲站立起來，開始極仔細地檢看那枝鎗，甚至都忘了責罵那位老婦人把

它和那把劍掛起來通風了。

「那好像是用鐵做成的，」那位老婦人繼續着講。

「哼；用鐵做的。爲什麼它是用鐵做的呢？」伊凡·伊凡諾微遲自言自語地說：「你們主人

從很久就有了這件東西麼？」

「恐怕是的吧。」

「這件東西很好！」伊凡·伊凡諾微遲接着說：「我將向他要過這件東西來；他拿着它能

夠有什麼用處呢？或者我可以有什麼東西和他交換。我說，老奶奶，你的主人在家裏了麼？」

「在家了。」

「他正在作什麼，躺着麼？」

「是的。」

「喔，好了，我就來看他。」

伊凡·伊凡諾微遲穿上了衣服，拿起他的多節的杖爲着打狗，因爲在密爾戈羅的街上狗



是比人還更多的，於是走出來了。

雖然伊凡·尼基佛羅微遲的庭院是和伊凡·伊凡諾微遲的庭院緊接着，一個人可以越過籬笆牆從這邊跳到那邊去，但伊凡·伊凡諾微遲是仍然從街上走的。從大街他必要轉進一條小胡同裏，這條胡同是非常地狹窄，假若有兩輛馬車在裏面遇到，它們便走不過去了，而必要那樣地停在那裏，直到那每一個車夫曳着車的後輪子向着反對的方向推進大街裏。至於對於任何步行的人，他必要像長在每一邊籬笆牆上的花似躲在這邊上。伊凡·伊凡諾微遲的車庫立在這條胡同的一端上，伊凡·尼基佛羅微遲的倉庫，大門或鳩舍是在另一端上。伊凡·伊凡諾微遲走近了大門，響着門鉸。從裏面狗叫起來了，但是立刻一羣雜色的狗跑上來，看見是一個牠們認識的人，便搖着牠們的尾巴了。伊凡·伊凡諾微遲越過了庭園，其中有被伊凡·尼基佛羅微遲親手養育的印度的鴿子，西瓜皮，蔬菜，斷輪子，杓子，以及一個兒童爬行在一件污濁的外衣裏——這些作成一幅畫家們所喜愛的圖畫。衣繩上的衣服所投出的陰影，幾乎遮蓋了全庭，而使它相當的陰涼。那位老婦人看見他對他鞠了一躬，於是張着嘴靜靜地站立着。在這房屋的前